

短篇小说集

恋川

七つの恋の物語

渡边淳一

著

时卫国译

恋川

七つの恋の物語

渡边淳一
著

时卫国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川 / (日) 渡边淳一著 ; 时卫国译 . — 青岛 :
青岛出版社 , 2019.1
ISBN 978-7-5552-7882-5

I . ①恋… II . ①渡… ②时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日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2354 号

七つの恋の物語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81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9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 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15-2017-237 号

书 名	恋川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时卫国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(0532) 68068026
策 划	刘 咏 杨成舜
责任编辑	刘 迅
封面设计	末末美书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80mm × 1230mm)
印 张	6.5
字 数	140 千
印 数	1-10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7882-5
定 价	39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 畅销 小说

目录

恋骨 / 001

恋寝 / 033

恋子 / 059

恋暗 / 084

恋舍 / 116

恋离 / 146

恋川 / 173

—

“怎么啦？阿正，你一点儿也不想喝吗？”

老板娘站在吧台头上，讪讪地问。井田正太郎慌忙抬起头来。

“兑水的威士忌味道太淡了，再给您添上点儿酒吧。”

老板娘走到正太郎面前，用吧台上的酒给他勾兑威士忌。

一瞬间，正太郎露出困窘的表情，默默地注视着老板娘兑酒的动作。

“今天冷清啊，看样子要下阵儿雨啦。”

老板娘从窗口瞭望街景，若有所思地说。这里地处东京赤坂^①外层护城河大街之后的三筋大街。周围是所谓的夜赤坂的中心街，林立着高级饭店、酒馆和酒吧。

称之为“星期三的早晨”的这家店位于七号楼的三楼。一楼

① 定名，位于东京都港区。

是一家玻璃幕墙围罩着的咖啡馆，咖啡馆的副业是经营布制宠物。一个布制宠物只卖五百到一千日元，价格比较合理，年轻的小伙子会买去送给女友，中年人会买去送给孩子，因而生意很红火。

“‘星期三的早晨’就在卖布制宠物的咖啡馆上面，三楼。”

老板娘解释自家店的时候，这样说。

“‘星期三的早晨’是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有点冗长而深奥啊。”

有客人问起店名的由来，老板娘总是笑着作答：

“每个星期三的早晨，对于各公司的职员来说，是令人生厌的时间。星期一、星期二，人们休息完刚上班，蛮有精神；到了星期四，感觉工作时间已过半，会松口气；到了星期五，马上就是周末；星期六和星期天最使人惬意。总体来看，星期三的早晨是最令人忧郁的。”

“是不是说，你的店也和那个最令人生厌的早晨一样，最令人讨厌呢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！我们是为了帮助人们排解星期三的忧郁，才设身处地为大家服务的。”

“要这么说，这服务质量可够差的啊。”

“我们不愿为你这样说话尖刻的人服务。”

据说老板娘以前曾在某个影视公司做过总经理。曾经是个肌肉绷得很紧、肤色略黑的美女，现在已年过四十，胖了很多。

老板娘阅历很丰富，现在好像是单身。她曾和某个著名的乐师结过婚，据说有的年轻演员还很迷恋她。她脑子很聪明，而且比男人慷慨，虽然经常骂人，客人却常来这里。也可能因为老板娘是单身的缘故，周围总有种戏谑的气氛。

老板娘似乎有点看破红尘的意味。她曾在雁过拔毛的娱乐圈

待过,对一些调侃的事儿,不会感到惊讶。如果客人说话不慎重,反倒会被她驳得无言以对。

总之,她凭着个人的力量,苦心经营着这家店,确实是个能干的女人。

据说“星期三的早晨”处于赤坂的黄金地段,一坪^①至少值一百万日元,店里的面积约有十坪。

进店里去,左边是L字形的吧台,角上还有个不大的雅座。

这种店铺,往往是在下半夜,其他的俱乐部和酒吧打烊后,聚集的人比较多。合理地说,这种获准在夜间营业的酒馆,与其提供酒类供人饮用,不如提供夜餐更符合人性。

实际上,这家店的柜台后面一墙之隔是厨房,有专属的厨师。

属于普通的菜肴,从简单的小菜到生鱼片、烧鱼,以及其他应季的东西,什么都可以做。

这家店除了老板娘,还有两个女孩儿,她们的身材和老板娘相反,比较瘦小。

TBS^②就在附近,可能是因为附近影视公司多,店里的客人大多是新闻媒体的相关人士。老板娘说公司职员会在星期三感到疲倦和厌烦,虽有点不准确,但他们确实会喝到很晚才离开。

当下,老板娘正在给正太郎斟酒。正太郎是所谓的美术设计师,今年二十八岁。他负责电视上大型道具装置的设计与安排。审美能力特别强,热爱工作,是个在舞台美术方面很在行的人。

“我丝毫没醉啊。再稍喝一点儿!”

阿正喝酒,喝掉半瓶很轻松。此刻,他拿着酒杯却完全不想

① 坪为日本面积单位名,1坪等于1日亩的三十分之一,合3.3057平方米。

② 日本著名电视台,位于东京。

喝。他平时很开朗,经常和两三个伙伴一起喝酒,今天这么孤独而老实,确实是少见的。

“你有什么事儿吗?”

老板娘把正太郎视作自己的儿子般关切地问。虽然老板娘才四十三岁,正太郎已二十八岁,有点不太合理,可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“别表现出那种康德加黑格尔的表情,说吧!”

时间刚到晚上八点,店里人很少。柜台上只有两组客人,一组是两个男人,另一组是一个女孩儿陪着一个男孩儿。

“说真的,我明天要去住院了。”

正太郎这才开启笨重的嘴巴。

“所以担心今天喝酒太多,明天麻醉药不管用。”

老板娘睁圆了大大的、机灵的眼睛,凝视着阿正。

“哪儿不舒服?”

“现在没有哪儿不舒服……”

阿正猛地喝了一杯威士忌,下决心般地昂起头,用手往上拢起长发,开始讲述下面的故事。

二

井田正太郎有个恋人,叫家纳妙子。他曾带着这个女孩儿来过“星期三的早晨”两次,老板娘也认识她。她的脸庞和身材都很娇小,却非常匀称。她正值二十二岁的妙龄,穿着牛仔裤,往那里一站,显得腿细长,臀部绷得紧紧的。喜欢把头发随意梳到后边,看着像个男孩儿,实际却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儿。

正太郎领着她到这儿来时,她基本上不讲话,只是默默地咀嚼

着正太郎给她点的饭食。她的这种性格,对于男人来说,既有点难以对付,又具有可爱之处。

一年前,正太郎第一次见到妙子。

妙子的家,在神户的三宫^①,其父亲在当地开了个很小的画廊,妙子与继母关系不好,高中一毕业,马上离家来到东京,在新宿^②的酒吧打工。

妙子很想当新剧演员,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后来她终于考进了某个剧团,在酒吧兼职打工时,认识了正太郎。

正太郎对女孩出手很慢,中意者总是被别人抢走,他初识妙子,即毫不犹豫地穷追猛打。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。

他每天都去妙子那里,坚持了半年,最后追到了手。又过了一个多月,他们就同居了。妙子也把酒吧的工作辞掉了。

正太郎盘算着及早结婚,但是他在水户某个小学当校长、秉性耿直的父亲,却怎么也不同意。理由是妙子在酒吧打工。既然这样,两个人就打定了主意:那就从简结婚吧!

妙子前两年一直埋头演戏,可能她后来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发展空间,两人同居后,好像逐渐淡忘了演戏的事儿,只是一心一意地和正太郎生活。

妙子年仅二十二岁,总把自己关在家里,让人觉得有些可怜,可出乎预料的是,她是个家庭型的女人,身心全都扑在家务上。有时正太郎工作到夜里一两点才回来,她也不睡,而是一边绣花,一边等他。男人二十八岁,女人二十二岁,人都很中意,年龄也合适,那就结婚好了。可是三个月前的一天,妙子意外地遭遇了交通

①地名,位于神户市。

②地名,东京二十三区之一。

事故。

那天，正太郎正在 TBS 旁的咖啡馆里，与导演商讨新节目的布景。突然有人打来电话。什么事儿呢？他接起电话，是警察打来的，说在一个小时之前，妙子被汽车撞了，现在正在医院里。出事地点是自家公寓所在的下北泽公路，好像是她出来买东西时，被卡车撞倒了。

正太郎急忙向导演请假，立刻赶往妙子所在的饭冢外科医院。

正太郎疾步走进病房，看到妙子脸色苍白，正在打点滴。

医院院长说主要的受伤部位是腰部和腿部。腰部只是碰伤。右腿的小腿被保险杠刮去了肉，大骨和小骨都已断裂。

“伤口很深，骨头断裂得比较厉害，必须马上动手术。”

正太郎在门外听完医嘱和治疗方案，回到病房里。妙子哭丧着脸问他：

“我会不会变成残废？”

“没事的。大夫说做了手术就会好。”

“腿上会留下伤疤吗？”

“不会，即使落下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很快就会消失的。”

正太郎虽这样说，实际上并没有把握。

“喂，希望你一直这样握住我的手！”

妙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

三十分钟后开始动手术。

院长说手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可能是很难做，实际用了两个多小时。

妙子的右腿，从腹股沟到脚踝都被裹上雪白的石膏绷带，折断处仍微微发红，好像还在渗血。

根据警察的事后调查,认为是妙子经斑马线横过马路时,觉得黄色信号灯亮起,安全没问题,就快步跑起,正巧被卡车撞上了。

“当时觉得有点迷迷糊糊的。”

妙子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。显然是卡车有过错。

“请允许我方负担所需治疗费并予以赔偿!”

卡车所在公司的事故处理人员这样提议。问题的关键是妙子的身体能否康复,这比赔偿重要得多。

从那时起,妙子就开始了漫长的与疾病抗争的生活。

妙子刚做完手术时,正太郎基本上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看护着。他也会担心自己的工作,把工作交给了小他三岁的助手江崎,自己每天去医院守护妙子。

妙子术后一周,拆去了裹在夹板外面的石膏绷带,拆掉了缝合线。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,伤口的边缘已经愈合了,中间部分还露着肉,淌着鲜红的血。

抽掉线后,腿部又裹上了硬硬的石膏绷带,只在伤口部位留出了一个圆形洞口,由此定时地更换纱布。

这样过了月余,妙子的腿部肌肉萎缩,变细了,期间多次缠拆过石膏绷带。

原先裂开的伤口,经过一个月长出了新肉,也排出了一些黄色的脓液。

“因为伤口处感染,中间有点化脓。很快会消下去的。”医师这样说道。

又过了几天,妙子的腿基本上不疼了,但大夫仍嘱咐不能踩地承重,说当下骨头接缝还不够牢固。

妙子的体重本来只有四十二公斤,现在变得更加瘦小了。她

那细长而漂亮的腿被绷带缠裹着，她似乎为了掩饰这一点，穿上了又肥又大的长袍。

尽管这种状态，她依然小心翼翼地拄着拐杖，去洗手间或医院的小卖部。

正太郎在病房陪护妙子半个月后，改变了陪护方式，只在早晨或傍晚到病房露一次面。

“我想早点儿出院回家啊。”

“可以问一下大夫，如果只换纱布的话，在家里也能换。”

正太郎也希望她早点儿回家。他们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，单身的不便，他现在体会得格外深。

“我不在，你别乱搞女人呀！”

“哪能呢？”

“男人往往忍不住吧。”

“我没事儿。”

说实话，妙子住院之后，正太郎一直没跟女人亲密接触。要是想搞，也有机会，但他想对得住妙子。妙子正独自一人躺在病房里受罪，他不愿意做有违良心的事。

正太郎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他和六本木一带跑到“星期三的早晨”等酒馆一家挨一家地喝酒喝到深夜，或许是在潜意识地扼杀性的欲望。

“喂，你坐在那儿！”

妙子住进医院一个半月时的一天晚上，时间刚过九点，她用郑重的口吻对着正太郎说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甭管我干吗，你坐下！”

正太郎只好坐到病床前的圆凳上，妙子从床上向前探出身子，把手搭在正太郎的裤子拉链上。

“喂，你要弄哪儿？”

“嘘！”

妙子把手抵在正太郎嘴上。

“别人在睡觉呢，你会把人家吵醒的。”

病房是双人间，里面床上住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嫗，患有关节炎。看到她背对着这边一动不动，应当是睡着了。

妙子慢慢地把手伸向拉链里面，不一会儿就摸到了正太郎的阴茎。

“阿正可怜，我来给你弄。”

妙子甚是喜爱地用手紧握住正太郎勃起的阴茎，一会又用嘴唇亲吻阴茎顶端。

从那晚以后，每当正太郎晚上到那里时，他就接受妙子这般爱抚，已经习惯了。正太郎之所以晚上去那儿，也是他想要得到妙子的爱抚。

“只让我自己舒服，很是对不起！”

每当行动结束，正太郎总是满怀歉意地小声说。

“不，我是个女人，没事儿啊。”

妙子这么说。反而更勾起正太郎想要妙子的欲望。

“早点儿出院就好啦！”

正太郎或许觉得这样说会使妙子难过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。

“你阿正为什么明天就要住院呢？”

“星期三的早晨”的老板娘喝了一口自己喜欢的凉清酒后，问道。

“要截取骨头啊。”

“从哪儿截取？”

“从我身上呀！”

老板娘大为惊讶地注视着正太郎。

“因为在一周前，大夫说妙子的骨头好像接不上。”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她的脚脖子往上一点的部位肉很少，骨头难接。这部位本来就很难接，她的肉又被刮了出来，周围好像又化了脓，引起了骨髓炎。”

“骨髓炎……”

老板娘略为夸张地皱了皱眉头。

“现在基本不流脓了，可一部分骨头因此烂掉了。要以现有的状态正骨，需要在中间培植新骨。”

“还有这种事儿吗？”

“大夫让我看过X光片，折断的骨头裂缝确实很大。要治好它，只有在中间培植新骨。”

“那要把你的骨头……”

“需要培植的骨头其实叫自家骨，自身的骨头最好。可是她人那么小，住院后又瘦了一些，只有三十九公斤。再说，取骨的过程也很残忍……”

“骨头要从哪儿取呢？”

老板娘可能是对这种令人恐怖的取骨充满好奇，眼睛亮亮的。

“哪儿都可以，据说骨盆最理想。这部位的后面，出乎预料地有着多块可取的骨头。”

正太郎站起来，用手指了指裤子的后口袋。

“所以，骨盆别名叫骨头银行。”

老板娘一边频频点头，一边悄悄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臀部。臀部确实长得肉多，中央部分能摸到很宽的骨头。手再往下，就摸到了尾骨。

“那明天要从你臀部取骨吗？”

“从臀部后边取，好像影响人体的起坐，也蹲不下，也许会从前面取。”

“前面？”

“这儿这个突出部分。”

正太郎又站起来，按了按腰部的髌骨凸起部位。

“不需要那么多，光这个突出的部分就够了。”

“这儿也是骨盆吗？”

老板娘一边摸着自己的髌骨，一边问道。

“这是在一个叫髌骨的骨头边上，好像还是属于骨盆。”

“人要是没有这块骨头的凸起部分，活动起来没事儿吗？”

“这骨头好像不是那么重要。这块骨头上附着单位肌肉通到大腿。据说这块肌肉很小，摘除后还能长，不用担心。”

老板娘还在抚弄自己的髌骨。

“只是有个问题，人在穿裤子系皮带时，正好在这髌骨的上方，所以暂时不能系皮带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不穿裤子吗？”

“可以穿吊裤带嘛。”

“也是啊。”

“好像也就疼十多天。”

“必须得住院吧。”

“据说摘掉骨头后，住两三天院就行。”

“那是动大手术啊，光是出血就不得了。”

“妙子旁边那个老太太住的床位，明天就空出来了，也许我和她住在一起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一个被取骨头的人和一個被換骨头的人并肩住在一起。”

两个人说到这里，互相注视着对方的脸庞，继而笑了起来。

“还有，那培植的骨头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别人的，这样也行吗？”

“不管是谁的，只要是人骨就行。过去好像是从胸部摘取肋骨移植培育，近年来做肺病手术摘除肋骨的病例少了，骨头不容易取得。”

“死人骨头也行吗？”

“据说人死后马上冷冻，骨头仍能用，但不能从人家的尸体上硬去摘取啊。”

“那倒是啊。”

“所以，不得不用身边比较亲近的人的骨头。”

“像你说说，有人提供骨头还行，没有人愿意提供骨头可就难办了。”

“最近好像正在研究用牛或羊的骨头做替代品呢。”

“用动物的骨头？”

“好像在进行各种化学试验，设法不让其化脓或产生变态反应。可研究来研究去，还是不如人骨。”

“怪不得呢。”

老板娘郑重地点点头。

“那你今天节酒就是为了做手术吗？”

“麻醉不管用很讨厌啊。”

“全身麻醉？”

“不，局部麻醉，据说手术过程只需要三十分钟左右。”

“那我去看看。”

“不用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。”

“我是去看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很要好地并排躺在一起。”

“我这个手术是光摘取骨头，很简单，没事儿，她可要把伤口全部打开，移植新骨。”

“那我就不去啦。我送你条吊裤带好吗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找条好的，明天或者后天给你送到医院去。那吊裤带可以随意地调节长度啊。”

“没用过，不太清楚。”

“我的父亲很胖，我见他系过这东西。”

老板娘说到这里，又小口喝凉酒。

“你真是了不起啊。”

“什么呀，你怎么会这么说……”

“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而把自己的骨头摘掉，这真是爱之人骨啊。”